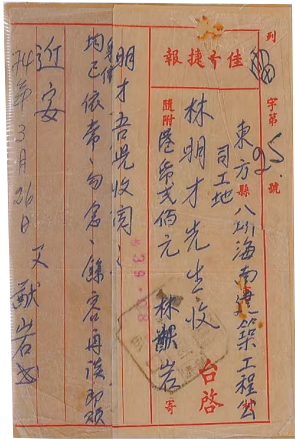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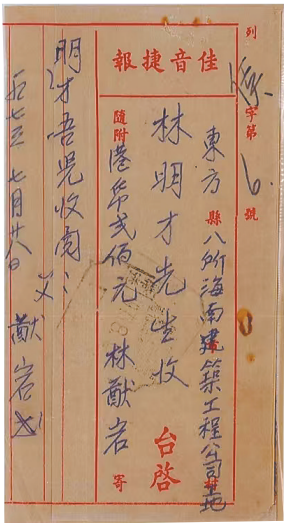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纸信笺，就这么漂洋过海落到了海南。

在这里，信件不只是传递资讯的载体，里面还装着游子在外的颠沛，藏着家人无尽的惦念，也牵动着这片乡土的脉动。

翻开一封封泛黄的旧信，顺着封面的痕迹、纸上的文字，品读出旧信件里的海南故事，触碰笔墨背后的温度与重量。



20世纪70年代，海外华侨寄往海南的侨批。

受访者供图

邮件里的海南故事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梦楠

红条封上的平安愿

泛黄的信封之上，朱砂红条封历经岁月浸染。这是一封寄往海南的侨批，故事，便从这映入眼帘的一抹红色缓缓开启。

“早期的侨批封面多为素朴的‘红条封’，左右白，而中间有一道红色宽条。”海南省集邮协会常务理事王经开说，红色在中国文化中代表喜庆、顺利，红条封也顺势寄托了“平安顺遂”的祝愿。

红条封并非单纯的装饰，而是承担了实际书写和识别功能。王经开介绍，一般来说，右边书写收批人地址，中间是收批人姓名，左边写批款数额、寄批人姓名及寄出地简称。

在最为显眼的红色条带上书写收批人的姓名信息，为的是利于后续的分拣、派送。这一抹红，既是实用的“导航标识”，也藏着寄批人盼家人早日见信的急切心意——名字写得越醒目，信便越快送到亲人手上。

这份在封面上下功夫的巧思，并非侨批独有，而是旧信件的共同智慧。方寸信封上的字号大小、落款方式、排布顺序，都藏着写信人对“这封信能否平安抵达”的郑重考量，是独属于中国人的通信礼仪与细腻心意。

有时，方寸间的地址变更，也藏着收信人辗转漂泊的人生。

在王经开的收藏中，有几封书信令他印象深刻：同一位寄件人的信，收件地址几经更迭，从海口两处居所，辗转到东方市某建筑工地，印证着收信人谋生的痕迹。

这样的故事，在旧信件里并不罕见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海南建省初期，十万人才下海南，多少人的通信地址随着工作变动、工地迁移、居所搬迁而一再改写——今天还是某招待所，过几个月变成了某单位，几年后可能又迁到了另一座城市。寄信人要凭着一封封来信上的新地址，才能追上收信人的脚步。

信件封面上的地址变更，正是近代以来无数海南人辗转谋生的缩影。一代人的漂泊路，都写在了这小小的信封上。

家书记下闯海岁月

站在人生岔路口做抉择的那天，只当是生命里寻常的一日。直到多年后回头望才懂得，那轻描淡写的一步，已是人生转向的拐点。

闯海人李再明的人生拐点，始于一封薄薄的电报。具体时间已模糊，他只记得是1990年元宵节刚过，一封来自哥哥的电报就递到他手上，只有短短十余字：速带5人去海南，月薪300元。字句干脆，带着不容迟疑的分量。

怀揣着对远方的期许，他当即辞职，带着满腔热忱与冬天留下的两手冻疮，挤上了南下的火车。

“初来海南，我手上的冻疮马上消除，很庆幸自己找到了乐土。”李再明回忆，落脚海口没几日，他就趴在宿舍的硬板床上写下第一封报平安的信。

在那个通信尚不便捷的年代，无数闯海人带着一纸召唤踏上南国热土，信件成了他们与家人沟通的主要途径。

和千千万万人一样，当时李再明的抽屉里常备着信纸、信封与8分钱邮票。

书信总伴着汇款一同抵达：先把钱汇回家，再去信询问是否收到，数额时多时少，却都是远游之子托邮路递去的牵挂与慰藉。

隔着山海，信纸载着的从不只是资讯，更是沉甸甸的亲情与念想。

来海南第二年，他收到家里寄来的信，拆开时掉出一张照片——是父母去荆州看大孙子时拍的合影。目光触到父母染霜的鬓角，李再明才后知后觉，在他缺席的日子里，父母正悄悄老去。思念与愧疚翻涌上来，他一时悲从中来，哭得不能自己。

火热打拼的日子里，信纸也藏着一代人的柔软心事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李再明爱慕着一位城里的纺织女工，总拼尽全力为她写诗，再把滚烫的心事揉进情书里寄出去，几乎每周一封。薄薄的信纸来回辗转，装着那个年代最青涩直白的爱慕。

伴随着在海南一步步扎根立足，他的书信也悄悄换了模样。1997年2月28日，他给家里寄去的信，是一封打印好的家书。

“我字迹不好认，家人读信总费劲。所以我创办的广告公司渐有起色后，头一件事是添置电脑和打印机。”李再明说，此后寄回老家的信，便从龙飞凤舞的手书，变成了清晰工整的打印件。

跨海邮包托举生命希望

海口国际邮件交换站的分拣大厅里，有着31年国际邮件分拣工龄的老邮政人李树巍又和一件件邮包度过了一天。

1995年他刚入行时，海南的国际邮件还走不了“直路”：出境的信件、包裹，先要在本地分拣汇总，打成邮袋“互封”到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些全国核心互换

局，再由那里直封出口，才算真正踏上漂洋过海的旅程。

李树巍透露，那时候的寄达地，近的是中国香港、中国台湾、日本，远的能到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俄罗斯乃至欧洲各国。邮包里装的大多是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文件资料、衣物鞋帽、家乡食品、常用药品。一袋子邮包先跨越大半个中国，再辗转数千乃至上万公里到收件人手里。

变化是跟着海口国际邮件交换站的运营一同到来的。海南出境的国际邮件，不用再绕路北上，直接从海口美兰机场发往境外互换局。从前要倒好几次手的邮包，现在扫码分路后直接装机，时限硬生生压缩了1到2天。

窗口前寄件的面孔也杂了，不再只有黄皮肤、黑眼珠，也多了许多外国人的身影，他们通过国际快递，把海南的特产风味送到家人身边。但在李树巍心里，邮路跑得再快，邮件承载的分量，从来没有变过。

几年前有件从境外寄往文昌的国际包裹，他到现在都记得。“里面是给孩子治罕见病的处方药，因超出规定限值，按海关要求暂扣，得补齐报关手续和医生处方才能放行。”李树巍回忆，当时孩子妈妈带着几岁的小女儿赶过来，急得直掉眼泪，反复说这药国内没替代品，是孩子的救命药。

好在收件人很快补齐了病历、处方等材料，海关依规征税放行，救命药总算顺顺当当地送了出去，他才松了口气。“这件事也深深触动了我，我们手里的不仅仅是邮件，更是家人的牵挂、生命的希望。”

如今，一封封邮件依旧从这里出发，翻山越岭，漂洋过海，最终抵达某个人的掌心。属于这座海岛的故事，仍在书写。



一位闯海人临窗写家书。△绘图/陈海冰